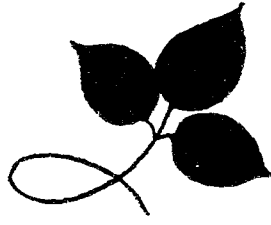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東北孩子寄來的信



S
M
I
2

H.00.03

2012

24382

徐亞倩

一個東北孩子寄來的信

借閱者姓名

借出日期

中華民國教育部

圖書館

登記號 24382

類別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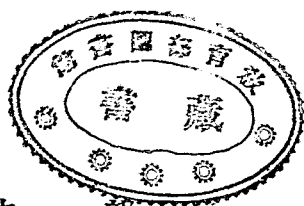
M4
I266.5
23



3 1774 7122 8

一個東北孩子寄來的信目次

中華民國萬歲·····	第一封信·····	一
炸彈終於爆裂了·····	第二封信·····	一七
大屠殺·····	第三封信·····	三一
死裏逃生·····	第四封信·····	四一
我不是那樣的人·····	第五封信·····	五九
未完成的報告書·····	第六封信·····	七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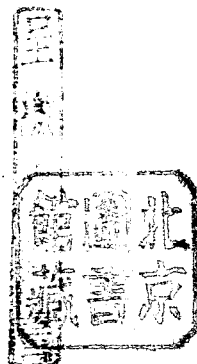


親愛的華：



中華民國萬歲

——第一封信——



02966(7)

半年多沒有知道您的消息，今天突然接到您從關內寄來的信，使我狂喜得流淚。我把您的信讀了一遍又一遍，差不多把每一個字細細地嚼過，深深地刻在腦筋裏。

您的信使我想起了過去，想起了我們可愛的過去。那時候我們的學校生活是多麼自由，和平，快樂哪！可是自從日本人強佔

了東北以後，學校變成陰森森的小監獄，我們都成爲小囚犯了。在這裏彷彿是在漆黑的深夜裏，連一點兒小星星的微光都看不見。黑夜不知什麼時候才會過去，早晨不知什麼時候才有到臨的希望。

我們以爲您在關內吸著自由的空氣，過著快樂的日子，早把我們這般沒有錢逃避日本人鐵蹄的朋友們，忘記得乾乾淨淨了。可是我們現在才知道我們是錯怪了可愛的華了。華畢竟還是我們的好朋友哪！

您說您忘不了可愛的故鄉，忘不了可愛的朋友和師長；可是我又如何忘得了我們可愛的華呢。華啊，讓我們——孩子們——攜起手來，灑我們的熱血，拼我們的頭顱，恢復我們的故鄉吧！

大人們是早已嚇破了胆子，喪失了勇氣，完全沒有希望了啊！

您說會寄給我好幾封信，怪我不覆您一個字，累您幾乎害懷鄉病。可是半年來我何嘗得到過您的消息，大概您的來信是給兇惡的日本人檢查去了。您叫我把半年來發生的事情告訴您聽，可是這半年來發生的事情委實太複雜了，叫我從何說起；太悲慘了，講起來簡直使我心痛得像尖刀在那裏戳著一般。我有時簡直會懷疑我們這樣幼小的年紀，如何担当得起這一切。單就我們的學校來講吧，好許多心愛的小朋友都已離開我們了，有的是跟著他們的父母，不知遷移到什麼地方去了，直到現在沒有得到過他們的消息呢。有的給野蠻的日本兵慘殺，在我們的腦海裏留下一個悲痛的印象，永遠揩抹不去的印象！

教師中只留著可敬愛的幾個，他們說無論如何總是不忍離開我們，讓我們這般可憐的孩子給日本人恣意的蹂躪。我們的老校長不是愛我們彷彿他自己的孩子一般的嗎？有時候我們犯了重大的過失，他責罰我們的時候，不是老眼裏還滲出眼淚來嗎？寄宿在校裏的同學們，不是曾告訴過我們，每夜裏當他們熟睡著的時候，他還要到各個房間裏去巡視，看有誰把綿被丟落在地上的嗎？可是兇狠的日本人已把他從我們那裏奪去了。說起來，能不使人痛心呢！？

你總還記得我們的朋友強男吧。他生著一副黑得可愛的圓臉，一雙光閃閃的眼睛。我們不是時常稱他做小黑炭的嗎？我們同學中誰都知道他是個性急的孩子，最愛和人家鬧意見，跟您不

是也翻過好幾次臉的嗎？可是他鬧過就算了，從不記在心上，隔不了兩三個鐘頭，就會高高興興跟您玩起來的。

他無論幹什麼事情，總是熱烈得像一團火，您總還記得他在踢足球的時候，拼命的衝鋒，有一次不是連舌頭都幾乎咬斷了嗎？寫到這裏，使我又記起他那滑稽的怪習慣來了。他不是玩得越高興的當兒，舌頭也拖得越出嗎？總之，他是個有趣的人兒。可是他現在已離開這殘酷的世界了。這在我們是一個怎樣重大的損失啊！我們自從他慘死後，越覺得枯寂，簡直是在廣闊無涯的沙漠裏了。關於他的悲慘的死，我原不想告訴您，免得您心痛。可是我仔細一想，我不特該把這件殘暴的事情對您詳述，還該請求您，向全中國的小朋友們，宣佈這殺戮孩子們的劊子手的

罪狀。

不多幾天前的一個早上，那是永遠不能忘掉的一個早上，天色陰沉得可怕，好像暴風雨快要到臨似的。我不知怎樣，一年來對於學校的感情一天淡薄一天了，每天到校得很遲，大概總是已經上課了。可是那天到校時，學校裏還沒有上課，只見同學們三五成羣的在禮堂裏談論著。

我一跨入禮堂時，強男便衝到我面前，眼瞪瞪的注視著我，我覺得他的眼睛裏發出一種異樣的光彩來。他用著不自然的聲調對我說道：

「你願不願跟我們齊聲喊：『中華民國萬歲』？」
我倒給他突如其來的問話呆住了。

這時候我的周圍已聚集了十多個同學。有幾個寄宿在校裏的同學搶著向我解釋：他們昨晚聽見校長說，今天要在學校裏舉行滿洲國成立紀念大會，並且還有幾個日本軍官來參加呢。他們聽了這個消息後，曾在深夜裏召集過一個會議，議決要在開會的時候高聲大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！他們說著，有一位同學從胸前掏出一面「青天白日滿地紅」的國旗來遞給我，鄭重的對我說道：「我們在昨天晚上偷偷地製了一百多面。這給您，在喊口號的時候，您須高舉起國旗來用力搖動著！……不要忘記！……」

我接著旗幟，覺得從沒有看見過這樣鮮明可愛的國旗，急忙把他照樣的藏在胸前。同學們都散去了，各人顯現著異樣緊張的臉色，彷彿豫感有什麼嚴重的變動要發生了。

不一會，鐘聲響了。一百多個同學便整了隊入禮堂。往常集會的時候，你總可以聽見同學們嘈雜的談話聲，鞋子擦著地板發出來的沙沙聲，可是那天却肅靜得可怕，連螞蟻在地板上爬的聲音似乎也聽得出來了。

我的心跳得特別的快，彷彿一架迅速開動著的機器。我的耳朵裏隱隱的好像聽見有人在喊著：「中華民國萬歲……中華
民國萬歲……」

我抬起頭來看時，只見講臺上已站著我們的老校長，兩旁坐著三個日本軍官，個個臉上橫著八字鬚，使我想起仁丹廣告上畫著的可憎惡的臉兒來。

老校長的雪白的鬚髭抖動著，好像要演說，可是他的聲音

不似往常那樣的響亮，微弱得幾乎使人聽不出他在說些什麼。我仔細聽去，彷彿他在說：

「今天……今天……是……」

他說得非常慢，好一會仍說不出是些什麼。接著只聽見他一陣乾咳嗽，身體搖搖擺擺，幾乎要倒下來似的。只見他的眼睛裏早已湧出亮晶晶的淚珠來了；流……流……流……從他瘦削的面頰上直掛下來，沿著他的雪白的鬍鬚，滴落在講臺上。

同學們到這時都啜泣起來，有幾個早已忍不住哭出聲音來了。這時只聽見一個憤怒的聲音喝道：

「老奴才，滾開！小畜牲，住聲！……」

我抹去了眼淚看時，只見老校長已給一個日本軍官推開。他

怒冲冲地接著說，不，簡直是喊著，用了不自然的中國話喊著，還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：

「今天是什麼日子……是滿洲國成立的日子……是日本幫助滿洲國獨立的日子……我們應該大家來慶祝……」

他斷斷續續說了一大段，有些像中國話，有些像日本話，簡直聽不懂他說什麼。停了一會，他又高聲叫道：

「讓我們來三呼滿洲國萬歲：

「滿洲國萬歲！……」

可是臺底下沒有一聲響應。他惱怒得瞪著眼睛，額角上青筋一根根綻了出來，聲音喝得更高了：

「滿洲國萬歲！……」

可是臺底下仍然沒有一聲響應，他氣憤得臉色鐵青，眼睛裏要爆起火來，彷彿一隻要撲人時的野獸，更挺高著喉嚨，豬一般的狂叫道：

「滿洲國萬歲……」

我這時看見坐在前排的強男，突然從座位上跳起，手裏揚著美麗的國旗，大聲喊道：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……」

聲音彷彿從他的胸脯中爆烈出來似的。剎那間，只見我們的頭頂上都飄揚著美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，齊聲喊著：

「中華民國萬歲！……中華民國萬歲！……」

喊聲裏充滿著熱烈，憤怒，悲壯的情感，我們的整個兒心靈

在激蕩著。喊聲響徹雲霄，震天動地一般激烈。

這時那個站立在講臺上的日本軍官挺起盒子炮來——那天就只有他一個人拿著槍——槍口準對著我們。

可是我們的熱血在沸騰著，沸騰著，我們的喊聲也更憤怒了，更熱烈了，更悲壯了。

日本軍官手扣著機，作快要開槍的姿勢，我們老校長平時愛我們彷彿是他的孩子，這時急得什麼似的，鬍鬚在抖動著，臉色跟鬍鬚一樣的灰白。他一跳便站立在講臺前，——我從沒有看見過他這樣的跳躍——把他自己胸口遮住了槍口。我們看見這情景，喊聲便突然停止了。

兩個坐著的日本軍官，惡狠狠的站立起來，拖著老校長便

走，一面走一面像野獸般的狂喊著：

「老畜生！……你教出這樣的學生來，……好！……跟我們走！……」

老校長被他們拖到門口，他掙扎著站住了，回過頭來，對著我們；聲音嘶啞地喊道：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……」

他喊聲未絕，早給日本軍官打了好幾下耳光：拉了出去。我們還可以聽見他在門外斷斷續續的喊聲。

這時只見強男跳起來，高高地站立在座位上，猛力揮動著國旗，發瘋似的叫道：

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……」

我們也齊聲響應，彷彿火山在爆裂著，彷彿大海在怒吼著，彷彿全中國的孩子們在呼號著。

突然間，只聽見拍……拍……幾下，我們的小英雄從椅子上倒了下來，胸口直冒著熱的鮮血。

頓時，我們混亂得什麼似的，大家擁擠著，想看看我們的小英雄還有希望嗎？可是他直僵僵的躺在地上，鮮血淌得滿地，灰白的嘴唇還在抖動著，彷彿還在那裏斷斷續續喊著：

「打倒……日本……帝……國……主……義……」

這時，我們全都激怒了，全都發狂了，像海浪般的向講臺湧過去，想抓住殺戮孩子的劊子手，用我們的牙齒，替我們的小英雄復仇！可是卑劣的日本人哪，早趁我們混亂的時候溜走了。

我們的老校長從此再不見回來，我們的小英雄就此這樣的犧牲了。

我寫到這裏，彷彿有什麼直戳著我的心，再也寫不下去了。如其這封信能送到您的手裏，千萬懇求您把我這封信讀給吸著自由空氣，享著無限幸福的小朋友們聽聽，使他們也知道些我們東北的孩子們過著什麼樣的日子哪！

永遠不忘記您的朋友 隋



炸彈終於爆裂了

——第二封信——

我的知己華：

一星期前曾給您一封信，您大概已經收到了。信中充滿著悲慘的事情，也許太使您傷心吧。可是在日本人鐵蹄下的殘酷世界中，我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告訴您呢。世界上的大人們總說，我們孩子的心是脆弱的，擔當不起人世間的悲哀，所以他們讓我們在學校中過著安靜愉快的生活，彷彿在世外的樂園裏似的。可

是不幸哪！我們中國孩子，尤其是我們東北的孩子，在這麼幼小的年紀，隔離我們和世界的帷幕，早已給高高地揭起了。世界上一切悲慘殘酷的景象，都顯現在我們的眼前，我們便是想留戀在安靜愉快的樂園裏，也已不可能了！時至今日，就是我們孩子們也只有擡起頭，挺起胸，擔當起這一切慘苦的重負哪！所以我不怕您傷心，還得把悲痛的事情告訴您啊。

自從強男慘死，老校長被捕以後，我們都不去上學了。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您說還有誰願意去上學。我們寧願一個字都不識，我們寧願回復到未開化時代的野蠻人，却不願受亡國奴的教育，天天學習怎樣在強暴的勢力下屈服，忍受一切人類所不能忍受的恥辱。往日充滿著孩子們歡樂聲的學校，現在變成死一般的沉寂

了。據學校鄰近的人們說：學校中幾隻畫眉也已好久不聽見唱出宛轉清越的歌聲來了，大概是沒人餵食而早已餓死了吧；便是早上他們慣聽得的校園中一陣陣麻雀的喧吵聲，也似乎已岑寂了；只是晚上還可以聽得一聲聲貓頭鷹的怪叫，陰森森的使人害怕起來。不知道您捐贈的幾隻可愛的白兔，還在校園裏蹦蹦跳跳嗎？牠們可知道學校裏的慘變？牠們可因為沒有我們小朋友作伴而覺悲得哀嗎？我們誰都沒有到學校門口去張望過，據說校門口站著幾個惡狠狠的日本兵，臉上橫著仁丹式的八字鬚，用著野獸般的眼光怒視著過路的行人。

暴力可以摧殘我們的學校，可是畢竟摧殘不了我們天真的赤心。我們的赤心比往常更活躍了。我和施偉，俞勳，康敏等十幾

個人；天天在一塊兒叙談著，有時候直到夜深才散。我們決心不再入這裏的學校，這裏的學校是充滿著奴隸的氣味，會把我們熱烈的赤心壓碎的。我們想自己來担任教育自己的責任，自己去揀選自己的導師；還想喚醒全東北的孩子們，趕緊從奴隸式的學校裏逃出來。保全著我們一顆顆孩子們的赤心，或許將來還能替男和老校長復仇，或許還能在鐵蹄下爭得自由。我們最後決定組織一個少年義勇團，幹一些有益於我們自己，有益於我們祖國的事情。我和施偉，俞勳，康敏四個人，被他們推舉為幹事。所以我們這幾天來，忙著四面去找尋我們從前學校裏的教師，請他們貢獻一些意見，指示一些切實的辦法，當我們義務的導師。

我們四個人奔走了兩整天，可是一些也沒有頭緒。有幾位老

師好幾天不見回家了，有幾位老師早已搬家，不知那裏去了。我們的心裏真是焦急。幾天前的中午，我們正預備回家來吃午飯的時候，却在大街上碰見了我們的自然老師——李先生。李先生不是我們很敬愛的一位教師嗎？雖然他的性情有些古怪，不愛說笑，不大跟我們玩；可是教起書來那種認真的樣子，無論誰都會感動，憑你怎樣懶惰，受了他的教訓都會用功起來吧。您不是時常笑他獨自一個人關在學校裏的實驗室中，跟玻璃瓶和化學品做伴嗎？這半年來，他更是一天到晚埋頭在實驗室中，彷彿忙著幹一件什麼重要的工作似的。昨天我們起初沒有看見他，倒是他先招呼我們。我們從沒有在他的眼睛中看見過那麼異樣熱烈的眼光。他輕輕的對我們說，聲音有些兒發抖。

「你們總沒有忘掉強男和老校長吧！」

我們不提防他開口就會這樣說的。我們都眼瞪瞪的望著他，眼淚幾乎要從眼眶中跳出來了。羞慚哪！這幾天來我們東奔西走，究竟做了些什麼足以對得起強男和老校長哪！他攬著我們的手，默默地向前行，好像在那裏深思。我們跟著他走到僻靜的地方，他才開口，沉著地對我們說：

「今天晚上，到我的家裏來，你們去多約幾位同學，我們來追悼一下強男和老校長吧。」

隨後他把地址告訴了我，向我們點點頭，逕自去了。我們望著他的挺直的背影，直到他拐了個灣，我們才各自分散回家。我們相約在晚上七點鐘的時候，在他的家裏聚集，下半年我們預備

分頭去多找幾位同學。我們還想在晚上把組織少年義勇團的事情提出來跟他商量。

那天晚上，我們二十幾個同學聚集在李先生的書房裏。與其說這是間書房，還不如說是間自然實驗室妥當些。屋子裏充滿著化學品的強烈氣味，玻璃櫥裏，寫字檯上，壁角裏的地板上，散亂地放著大小各式的玻璃瓶；一隻茶几上還放著幾個餅乾筒似的鐵罐，可是我沒看見他從這些鐵罐裏拿出餅乾來款待我們。靠壁的一張桌子上燃著兩枝白蠟燭，淡黃的火焰在跳動著。壁上掛著一張一尺來大的半身像片，老校長慈祥的臉正對著我們，眼角裏彷彿快要湧出眼淚來似的，這使我又想起在他被捕時，掙扎著回頭來望我們的情景了。大像片底下是一張四寸的小像片。啊！

這不是我們嬉皮笑臉的強男嗎？可是他永不會再回到我們這裏來了！我這樣想著，臉上覺得有熱的淚兒在淌下來了。

我們向老校長和強男的像片行了禮後，大家俯著頭靜默著。這時候，關於老校長和強男的回憶，一幕幕的在我的腦海裏映演，我越想越受不住，彷彿有什麼東西突然咬了一下我的心，我不禁哭出聲音來了。我這一哭好像大江決了口一般的不可遏制，於是我們二十幾個人都痛哭起來了。

淚水好似會把悲哀沖淡似的，我們痛哭了一會，慢慢的停止了，雖然有幾個同學還在那裏啜泣著。這時李先生擡起頭來對我們說，聲音裏顯然有些憤怒：

「孩子們，哭是懦弱者的表示，你們要知道在敵人的鐵蹄

下，流淚是沒有用的，簡直是可恥的……我們所需要的是力量。……強大的力量。……使敵人震駭的力量……」

他說得非常用力，說到後來幾句話，他緊緊地咬著牙齒，每一個字彷彿從他齒縫裏迸裂出來似的。他停了一會，又繼續對我們說：

「孩子們，你們該培養你們的力量，準備跟敵人作最後的決戰。……老校長在被捕時，掙扎著回過頭來，對我們說的是那一句話？強男在臨死時，最後說的是那一句話？……老校長和強男是盡了他們的責任了，他們把沒有完成的工作託付我們，我們該勇敢地負起這艱鉅的責任來，這才對得起為祖國犧牲的老校長和強男啊！……」

他的說話沉著有力，好像巨鐘似的擊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絃上。他的兩手緊握著拳頭，憤怒的目光四射，彷彿在尋覓他的敵人似的。我們大家沉默著，不知說些什麼才好。我們是給一種不可知的力量懾伏了。後來我記起了我們的少年義勇團，正待開口，忽聽得一陣緊急的敲門聲，我把衝在口頭的話縮住了。這時只見一個小傭人慌慌張張奔進來，臉色蒼白，喘著氣對李先生說：

「先生，不好了，日本兵來檢查了！……」

他的話還沒有說了，大門已經擊破，日本兵湧了進來，只聽見一陣雜沓的皮鞋聲。我們有幾個同學想衝出門去逃走，却給李先生止住道：

「孩子們，別慌……有我呢！」

我們看他的臉色一些也沒有驚慌，於是大家也就安靜下來了。我們只見他把兩個餅乾筒似的鐵罐拿在手裏，放在背後。這時書房裏已闖進了三四個日本兵，滿臉橫肉，手裏握著槍，雪亮的槍刺在蠟燭光底下閃耀著，門外黑幢幢似乎還有好幾個。

「你招這許多孩子在這裏開什麼會，你難道不知道開會是違禁的嗎？」

一個日本兵惡狠狠的對李先生一面說，一面在他的面前搖動槍刺。可是這嚇不倒李先生，他慢慢地說道：

「我們是在哀悼兩個給野獸吞噬的朋友，難道說我們死了朋友，悲痛的表示也是犯禁的嗎？」

李先生說時，嘴角上露著冷笑。

「好！你會說話，我不跟您多囉嗦。來！我們先刺死這些小畜牲，再跟他算帳！」

日本兵舉起槍刺，正預備向我們刺來，我們驚駭得叫喊起來。這時候只聽得一個震動全屋子的聲音喊道：

「別動……魔鬼！你們預備一齊炸死在這裏嗎？」

這個火山爆裂似的喊聲，倒把幾個日本兵怔住了。只見李先生兩手擎起鐵罐，準備投擲，火焰似的眼睛怒視著敵人。我們到這時候才知道鐵罐原來就是他自己製造的炸彈，這當然是他半年來終日埋頭在實驗室中的結果了。

「魔鬼！用槍刺對待孩子們是多麼可恥卑怯的勾當啊！他們是我招來的，一切都問我好啦！」

他又對我們說道：

「孩子們！快走！別忘記了老校長和強男的最後一句話，才對得起我這兩顆炸彈呢！」

我們給李先生提醒後，便推開書房的另一扇門，大家逃了出來。我們奔出十來個門面，只聽見轟的一聲，天崩地裂似的。我們回過頭去看時，只見一股黑煙從李先生的屋頂裏冒出來。

兩顆炸彈終於爆裂了，可敬愛的李先生和十幾個豺狼似的日本兵一同埋葬灰燼中了。

我們的心也彷彿炸彈般的爆裂了，一切都不知覺了，大家呆呆的在那裏發怔。好一會我們才清醒過來，認識了所處地位的危險，不敢逗留，大家分散，各自奔回家去。我想到我們又失去了

一個導師的時候，好似我的心窩裏給什麼猛刺了一下，我痛苦得幾乎放聲大哭。可是我記起了李先生最後的一句話時，我便咬緊牙齒，咽住早已徘徊在眼眶裏的淚兒。我在回家時一路上想道：

「李先生是盡了他的責任了，我們將怎樣才對得起他和他的炸彈呢？」

「華呀！我們將怎樣才對得起李先生和他的炸彈呢！」

您的好友清。



大屠殺

——第三封信——

我的華：

我給您的第一封信居然能够逃過虎口，達到您的手裏，這在我真是個莫大的安慰了。您說要把我的信送到新少年雜誌上去發表，問我可答應您的要求。華啊！這難道還待問我嗎？我在那封信上不是請您把我的信讀給關內的小朋友們聽聽嗎？現在您的辦法更好了，也許我這一個東北孩子的呼聲，——不，也可以說是

全東北孩子的呼聲，——能够遙遠地傳遍全中國，使他們知道我們東北的孩子們是天天在日本人鐵蹄造成的恐怖中，時時刻刻有犧牲生命的危險。也許他們不致跟關內的大人們一樣的忍心拋棄我們，讓我們永遠過著慘苦的奴隸生活吧。

您叫我繼續寫信給您，好讓您把日本人的殘暴行為宣佈出來。這我想決不至於使您失望，只要我還有握筆的自由。不過在這黑暗的世界中，慘酷的事情簡直是層出不窮，恐怕您的脆弱的心靈會受不住！譬如，我在這封信裏所要敘述的一件事實，便會使您悲痛得吃不下飯，睡不穩覺，無心遊戲吧。可是我終於告訴您了，這也許是我太殘忍了。不過現在國家快要完全淪亡的時候，大人們既不能担起他們應負的責任，那末我們——孩子們只

有忍受這一切的慘苦。

自從強男慘死，老校長被捕以後，接著李先生又犧牲了，您想我們失却一個可愛的同伴，兩個可敬的導師，該是怎樣的愴痛啊！可是我們並不因此沮喪了勇氣，却咬緊牙齒，忍住悲哀，準備繼續他們的遺志，更激烈的和敵人奮鬥，所以我們少年義勇團的事情，不但不因為李先生那回慘變而有所停頓，倒進行得更猛烈了，不過比較謹慎得多了。我們爲了避免日本警察靈敏的嗅覺起見，不再二三十個人在一塊兒聚會。我們只是四五個人組織一小團，我們的一小團叫強男團，是紀念我們的勇敢的小英雄的。團員是施偉，俞勳，康敏和盧元。每天小團聚會一次，輪流在各人家裏舉行，時間大概是在晚上。各小團間也規定互遣代

表，以通聲氣。聚會的時候，各人報告當天所做的工作，互相批評，并且輪流請各人的父親演講愛國故事，鼓勵大家的志氣。還請他們報告正確的消息，使大家明瞭國家的情勢。

昨天晚上，強男團在我的家裏聚會，我的父親向我們講了下面一件新近的事實。這事實委實是太慘酷了，打動我們每個人的心絃。我們聽得哭泣起來，他也講得流淚了。他說：

「據說有一個偏僻的村莊，離城市極遠。那地方倒還平靖，兇惡的日本人沒有到那裏去騷擾過。可是在不多幾天前，有一大隊日本兵士經過那裏。村莊中的人遠遠地看見日本軍隊開來，彷彿遇見魔鬼下降一般，大家躲在家裏，緊緊地閉起門來。

「可是這時候有幾個孩子，却還在遠離村莊的樹林中遊戲，

大人們那時趕不及招呼他們回家。他們玩得正高興，歡笑的聲音掩過了軍隊人馬的雜沓。等到日本軍隊走近時，他們才發見敵人已在眼前了。他們着了慌，拔起腳向樹林深處亂竄。

「這時，只聽見有幾個日本兵，打起不自然的中國話，高聲喊道：

「『小孩們，不用跑，站住！……不聽話，我們就要開槍了！』」

「孩子們聽見了這個可怕的命令，只得呆呆地站著；那時候，胆子小些的孩子，早已嚇得魂飛魄散了。」

「有一個滿臉生著鬍鬚，身材又矮又胖，彷彿是軍官模樣的問孩子們道：

「『今天早晨，你們可看見一隊義勇軍，約莫二三百個人，經過這裏，後來往那裏去了？』」

「幾個孩子嚇得面面相覷，沉默了好一會，他們記起了有一隊義勇軍，有的背著大刀，有的揸著鐵鎗，也有是徒手的，都穿著破爛單薄的衣裳，臉兒憔悴黑瘦，顯出疲乏不堪的神情。還有幾十個傷兵，斷臂折足，由人家扶著，也有由人家背著擡著的，踉踉蹌蹌向前走。村莊上的人們煮了幾大鍋飯和菜，送他們當早飯。他們急急忙忙的吃過，直往西開去了。」

「『快說！快說要！說得清清楚楚，不准有半點兒謊話！』」
「那個矮胖的鬍子，又惡狠狠的提高著嗓子說。」

「幾個孩子中有一個比較年紀大些，壯著胆子，用手指著北

方說道：

「『往那邊去的，他們經過這裏時，大約在九點鐘的光景，到現在還不到三四個鐘頭，走得大概還不十分遠呢！』」

「等到日本軍隊去遠了，幾個孩子才敢笑出來，他們心裏想：

「『凶惡的日本兵，這回可上了我們的當了……』」

我們聽到這裏，鼓舞得拍起手來。可是故事還沒有結束，父親休息了一下，又繼續著講道：

「可是到了半夜裏，這隊日本兵提了火把，又回到那村莊上來。他們用槍柄打破各家的門，把村莊中的人從睡夢中驚醒過來。村莊中的人知道已是大難臨頭了，四周已給日本兵圍住，火

光照耀得像白晝一般，那裏還有逃生的路呢？

「凶惡的日本兵打進各家的門去，搜到孩子們便殺。孩子們的父母當然拼死抵抗，可是他們手無寸鐵，怎敵得過鋒利的刺刀。這時候只聽見一片孩子們的哭叫聲，父母們的呼號聲，簡直是跟地獄一般的慘酷！」

「大屠殺完畢了，野獸般的日本兵回去了，只留著天空中一輪灰白色的月亮，照著這死寂的村莊……」

父親講到這裏，悲痛和憤怒的感情，阻住了他的說話，再也講不下去了。我們早已淚珠滿臉，兩頰，哭泣得發出聲音來了。

父親俯下了頭，沉默了好一會，才恢復了他的說話能力。他緊握著兩拳，切齒地對我們說道：

「我們難道是卑怯到這樣，任敵人們恣意殺戮，不知道起來爭鬥嗎？我們難道是懦弱到這樣，永遠屈伏在敵人的暴力下，不知道起來掙扎嗎？我想不，決不！現在憤怒的種子已經撒佈在全東北中國人的心田裏，一天天的在那裏暗暗的滋長著，終有一天會爆發起來！那時全東北的中國人會向著敵人們怒吼哪！可是我們想爭得自由，決不是短時間內的事情，我們得準備著鉅大的犧牲，一代繼續一代，流我們的熱血，拚我們的頭顱，跟敵人們決鬥！我們——大人們——不久也許都會像老校長和李先生一樣的離開您們。可是您們切莫悲哀，切莫喪失了勇氣，切莫爲我們而流淚；你們該培養你們的力量，準備著接受一切世界上的慘苦；你們更該培養你們的力量，準備著繼續我們，對敵人作更激

烈的鬥爭！我們決不屈服，決不屈服；除非全東北的中國同胞全給毀滅了！孩子們，你們須牢牢的記著我今天的話！」

我們聽了父親這一段話，彷彿在茫茫的黑夜中，獲見前面遙遠地有一線光明，大家心裏好像有了一點兒把握似的。我心裏反覆地念著這兩句話：

「你們該培養你們的力量，準備著接受世界上一切的慘苦；你們更該培養你們的力量，準備著繼續對敵人們爭鬥！」

華哪！這兩句話也許值得請您轉告全中國的小朋友們吧！

您的情。



死裏逃生

——第四封信——

親愛的華：

我已寫給您三封信了，可是只收到過您一封回信，不知道後來的兩封信可曾遞到您的手裏？我深恐給兇惡的日本人扣留了。這個世界真不知將變到怎樣的殘酷，敵人們的鐵蹄踐踏了我們，却連我們微弱的呼痛聲也要禁止！大概他們的鋒利的刺刀貫穿了我們的心窩時，我們還得對著他們卑諂地微笑，感謝他們的仁慈

吧！可是我們中國人——至少是中國的孩子們——畢竟不像敵人
們所想的那樣卑怯；無論敵人們的大砲怎樣在我們的前面威脅，
敵人們的飛機怎樣載著大炸彈在我們的頭上恐嚇；我們還得向這
「人」的世界，大聲疾呼地宣佈這「非人」的殘暴。

爲了這個目的，我們強男團辦了一個小小的刊物，定名爲孩
子們的呼聲，我們自己作稿，自己油印，還自己去祕密地分發。
我們通知了別的少年義勇團，約他們的團員供給稿件。第一期已
經印出了，內容非常豐富，有慘酷的故事，也有悲壯的詩譔，我
們雖不能作獅子般的怒吼，我們却深信這從心靈裏迸烈出來的呼
聲，也已經打動人們的心絃了。

強男，老校長和李先生的悲壯的犧牲，由康敏和俞勵記述，

載入這小刊物裏，描寫得非常深刻，看了誰都會感動的。那天晚上父親對我們說的一番話也由我追記出來，一同刊入。還有一篇別團團員的投稿，名死裏逃生，描寫平頂山的大屠殺，情景的慘酷，簡直使人讀不下去。可惜小刊物的篇幅太厚了一點，我不能寄給您一冊，——因為凶惡的日本人決不會輕輕的放過的。好在關於強男，老校長和李先生的慘遇，我已在第一第二兩封信裏敘述過，不過我的描寫手段比康敏和俞勵差得多罷了；至於那天晚上父親對我們講的一番話，也已在第三封信上告訴您了，要是不曾給兇惡的日本人檢查去的話，大概已經寄達到您那裏了。我現在想把那篇死裏逃生簡略地抄錄在下面：

在上個月裏，我們家裏新來一個傭人，是我們的一家鄉下親戚介紹來的。他約莫有五十多歲，滿臉鬚髭，已經有些花白，禿頂，額上有好幾條深深的縐紋，顯然是個飽經風霜的農夫。望人時眼光怯怯地，宛然是一匹馴良的綿羊。

他姓王，我們都叫他老王！他是個誠實人，做事非常勤懇，不過笨手笨腳的，時常會鬧笑話。他的性子沉默，不多開口，我還記得他第一天到我們家裏時，我的父親問他道：

「你會做過傭人嗎？」

他點點頭，沒有說話，

「你會打掃房屋嗎？」

他仍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「你姓什麼？」

他又是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我看著，不禁嗤的一聲笑起來了。可是我第一天看了他的形貌，便愛上了他。我沒事的時候，總歡喜跟他玩笑。他似乎很愛孩子，無論我們怎樣捉弄他，他却從不動氣，只是摩撫著我們的頭。有一次，我撲在他的懷裏，兩手伸入他的兩腋，想引他大笑一下。突然我覺得好像有水點滴落在我的頭髮上，我擡起頭來望著他時，只見他的臉上紛披著淚珠。我看見這個情形，不禁怔住了。一會兒，他似乎覺醒了，忙用衣袖拂去眼淚，歎口氣說道：

「哥兒，我有個跟你模樣差不多的孫兒，給魔鬼劫去了！」

他的說話老是這樣沒頭沒腦的突如其來，我正要向他打聽個明白，他却又只是默默的點點頭，再也不肯說話了。

他的胆子似乎特別的小，我要是在他的背後，稍微高聲的叫喊一聲，他會嚇得直跳起來。有一次我在他的背後朝天開了一響汽槍，他大吃一驚，仆倒在地上，好半響說不上話來。我因此遭了父親一頓痛罵，從此再不敢這樣作弄他了。

我們以爲很普通的東西，有時也會使他驚駭起來。我記得當哥哥架起照相機來預備給他照像時，他嚇得面色蒼白，直跳起來，一面逃一面狂叫道：

「哥兒們爲什麼要玩這樣可怕的東西！……」

我們倒給他這樣傻頭傻腦的行徑引得笑了。

最可笑的是有一次我們家裏來了一位穿西裝的客人，他遠遠地一瞧見，轉身便逃。給石子絆了一交爬起來還是逃。我追上去想拖住他，不料反給他拉著手，直把我拉到後院子裏，才氣喘喘的對我說道：

「他是個鬼子啊！……」

我真猜不透他的腦袋裏存些什麼傻念頭。

自從老王來了，我的家裏倒熱鬧了不少，因為他每天得鬧出幾樁笑話來。可是他也有使人麻煩的地方，每天晚上，他總要從睡夢中哭醒，或是驚醒，有時大哭大叫，把我們全家的人鬧得睡不穩。我有幾次在早晨問他：在晚上做些什麼惡夢，他總是眼光怯怯的望著我，不說一句話。爲了這件事，我的父親不知囑咐過

他幾次，他老是點點頭，不則一聲。可是到了晚上還是照例地哭著叫着，從睡夢中驚醒。

有一天半夜裏，忽然發起暴風來，吹得房屋震撼，急雨一陣陣的打在屋頂上，彷彿萬馬奔騰似的。老王又從睡夢裏驚醒了，這回却從床上跳起來，號叫着衝出房門，直滾下樓梯去。我們以爲他發瘋了，大家連忙起身，把他扶到床上。

下一天，老王病倒了，沒有起身。

我們在進早餐的時候，父親對母親這樣說：

「老王這樣下去，總不是個辦法，我看還是等他病好了，叫他回家去吧。」

我聽了父親的話，心裏不免難過起來。吃過早餐，母親上樓

到老王那裏去，我也跟了上去。老王見了我們，便坐起來招呼，可是他的身體太衰弱了，搖搖擺擺像要倒下去的樣子。母親叫他躺了下去，開口說道：

「我看你是放心不下你的家，等你身體大好了，我們多給你幾個錢，你還是回去休養休養吧！」

老王聽了母親的話，彷彿陡的給什麼猛擊了一下，臉色蒼白得可怕，老淚在他的眼眶裏徘徊，好像是晶瑩的珠兒，大家沉默了好一會，真是難受的沉默啊！

「家，太太，我的家是早給鬼子們燒燬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兒子和媳婦，我的孫兒女全遭了鬼子們的殺戮，我現在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！」

他突然說話了，聲音有些兒咽哽，彷彿努力忍住什麼似的。

母親原是個心腸慈善的人，看了這個樣子，眼睛早已潤溼了。老王又繼續著說道：

「我原想不告訴你們，介紹我到這裏來的親戚也這麼囑咐過我，可是那天可怕的情形，還時常抓住我的心，簡直要使我瘋癲了。人們一聽見『地獄』二個字，便覺得陰森森的可怕，可是有人從地獄裏逃出來，親眼看見過地獄裏的恐怖。太太，你想他不會嚇得發瘋嗎？」

素來沉默的老王，現在却滔滔地講起話來了。他說的每個字帶著悲痛的感情，深深地打動我們的心坎。母親不自主的坐在老王床前的一張椅子上，我斜倚著母親，靜聽著老王的訴說：

「我記得去年九月裏的一個早晨，我們村裏忽然來了一隊日本兵，帶着幾個會說中國話的翻譯，挨戶告訴：

「我們大日本帝國的軍隊，要在這裏練習野戰，你們快滾到平頂山去！……」

「那時我們一家人——我的妻子，兒子，媳婦，和孫兒女正在吃早飯。我便對日本兵說：

「『讓我們吃完了早飯再去吧！……』」

「我的話還沒有說了，只見那些兇悍的日本兵，滿臉殺氣，橫眉瞪眼，手托着槍指着我們，野獸般的咆哮道：

「快滾！快滾！休得多說……」

「我們來不及收拾吃飯的碗筷，急忙跑出去。到村莊口一

看，只見全村裏的人們，扶老攜幼，一羣羣給日本兵押着，慌慌張張的向平頂山奔去。

『我們跑到平頂山的時候，看見平頂山村裏的人早就在那裏，三五成羣的圍坐在草地上，嘈雜的談論着：

「日本軍隊要試砲哪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他們要練習野戰哪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「宣統皇帝派出欽差來放賑呢！……………」

『正在議論紛紛的時候，又來了六七百個村民。有些婦人還懷抱着嬰孩，有些七八十歲的老頭子拄着拐杖，白髮龍鍾的老太太給人家攙扶着，一樣的由日本兵押着到平頂山來，原來這是千金堡的村民。』

「我有一個遠房親戚，叫做佟二哥的，也是千金堡人，他背着年老的母親。我招呼他過來，跟我們坐在一塊兒。」

「我正想打聽這是怎麼一回事，忽聽得一聲哨號，押解我們的日本兵都集合起來。又聽見一陣口令聲，便在我們四周散開。我知道事情有些不妙。」

「有幾個會說中國話的日本兵，打起不自然的中國話，向我們說道：

「皇上派我們來把錢分給你們，你們快跪下來謝恩。讓我們先給你們拍個照，你們再來領錢。」

「日本兵說着，便在許多三腳架上放着漆黑光亮的圓筒。我們還以為這是照相機。忽然有幾個人跳起來，尖着嗓子，拚命地

叫道：

「『不好啦！日本人要放機關槍啦！……』」

「叫聲未絕。只聽見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，黑漆光亮的圓筒裏迸出火光來。」

「這時我們三千多人，東衝西突，亂做一團。只聽見呼號聲，痛哭聲，叫女喚兒，響澈雲霄，彷彿天崩地裂一般的慘烈。」

「在這大混亂中間，三千多個人一個個倒在地上。我的兒子比我靈敏些，跳起來想逃走，可是無情的子彈飛過來，正貫穿他的腦袋，一股鮮血直衝出來。他倒下來，正壓在我的身上，把我壓倒在地面上。」

「天翻地覆的大亂過去後，只聽見四周一陣陣悲痛的呻吟聲

和悽慘的叫喊聲裏，還夾雜着日本兵的怪笑聲，叱罵聲，和刺刀戳入肉體裏的聲音。我恐怖得快要發瘋了。忽然有一個日本兵用腳踢我，我一陣驚駭，便昏過去了。

「我醒過來時，天色已快昏暗了。我摸摸身子，只覺得渾身是黏溼冰冷的血。我起初還以為自己也死去了呢。」

「後來我聽見四周沒有一點聲音，便偷眼向四周望望，只見滿地都是屍體，有的仰臥着，有的伏倒着，有的堆積在別的屍體上，簡直是一幅活地獄的慘酷景像。」

「我掙扎着起來一看，只見活人一個也沒有了。我的妻子，我的兒子，我的兒媳，我的孫兒女，都早已死去了。我的兒子死得最慘，面目模糊，腦漿迸裂。」

「我看了這番慘酷的景像，簡直成爲一個瘋子了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活着，或是已死。我只是拚命狂奔，想奔回村裏去。可是遠遠的望見一片火光，我知道我們的村莊也給完全焚燬了。」

「這時夜來的寒氣侵襲着我的身子，使我的神志清醒了不少，我忽然記起我有一家親戚在龔家溝，便連爬帶滾的跑到那裏去。親戚們看見我血鬼一般，吃了一驚。我好半天才說得出話來。」

「我在親戚家裏住上半年，我看他們的生活也非常困難，所以再也不願住下去了，後來才由他們介紹到這裏混口飯吃。」

「我簡直嚇壞了，有時候自己也疑心自己快要發瘋了。我也知道我這樣情形，不能再在這裏住下去了。可是，太太，我的家

已給魔鬼燒燬了，我的妻子，兒子，媳婦，孫兒女全都給魔鬼殺戮了，我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了！」

老王斷斷續續的說着，非常吃力似的，最後給悲哀哽住，再也講不下去了。我的母親似乎不知怎樣安慰老王才好，只是頻頻的拂着眼淚。我的耳朵裏彷彿聽見一陣陣悲慘的呼號聲，越來越響了，簡直像是全東北的民衆在吶喊着，幾乎使我也和老王一般發瘋地驚叫起來。

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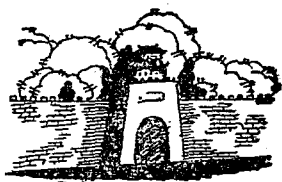
※

※

「華啊！您讀了我這封信，便可以知道我們東北的人民在日本人的鐵蹄下，過的是怎樣的一種日子！也許我們東北人民的悲慘的呼聲給高大的長城擋住了，傳不到你們的耳裏，所以東北雖是

淪亡快近一年，你們却還是享樂着，安逸着，還沒想定一個援救我們的辦法吧！

你的朋友
華！



我不是那樣的人啊

——第五封信——

親愛的朋友：

差不多有整整的三星期沒有寫信給您了。因為我深恐我的信給日本人檢查去，寄遞不到您那裏，所以我不願意再空費精神了。可是出乎意料之外，昨天却接到您的回信了，才知道我的幾封信都微倖能够逃出日本人的毒手，不過因為您小病了一星期多，所以稽遲了覆信。不知道現在您的身體可曾完全復原？您的

身體素來非常羸弱，您在東北的時候，我們學校裏的體育先生不是幾次教您注意身體的健康嗎？華啊！您真該分出一部份讀書時間來鍛鍊體格。國家在這個危難的當兒！正需要強悍的少年哪！

在過去三星期短短的時期內，我却又遭遇了不少的變化。第一件應該報告您的，便是我重新入校讀書，——當然是調換了一個學校。您也許要以爲我是屈伏了，甘心去受奴隸教育的薰陶，您如其這樣想，那您是完全錯誤了。我們少年義勇團的團員們決定大家分頭轉入這裏的各校，目的是在做宣傳工作，擴大我們的組織。我轉入了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學校。我記得您從前也曾在這學校裏讀過書的。

學校是孩子們的樂園，我重新入學校，似乎是值得慶賀的事

情。可是我入學了沒幾天，我便不喜歡這學校了。校長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，瘦削的臉兒，高聳的顴骨，兩隻刀滑的眼睛，一看上去，便覺得不是個值得尊敬的導師。他在學校裏似乎沒有什麼權力，無論什麼事情都得去請教日文教師，那是一個掛着仁丹式鬍鬚的矮子，日本人真似乎是一個模型裏倒出來的，模樣兒着實可憎惡！

教師中間我最歡喜教體育的朱先生，高高的身材，圓圓的臉兒，時常跟我們大聲說笑，共同遊戲。每天清早，他帶我們到郊外去跑步，打拳，和踢球。他也時常對我們訓話，意思却總是要救國先得鍛練身體。放了學，我們便鑽到他的房間裏，他跟我們閒談，講故事，也祕密地告訴我們些義勇軍的消息。可是在上

星期中他悄悄地離開學校了，也不跟我們說一聲「再會」。有的同學說他是受不了日文教師的壓迫，有的說他去投效義勇軍了。我自從失去這位可敬愛的導師，尤其覺得這學校裏空氣的窒塞了。

我入學最初的幾天內，便注意到一個名叫施英的同學，臉兒白皙，眼光溫柔，性情非常沉默，輕易不大開口。我初見他時，就覺得歡喜他了。可是他却怯生生的，不敢和我接近。同學們似乎都不歡喜他，他時常孤零零獨自坐在課堂的一角裏。便是在操場上，他也是遠遠的站着，看同學們興高采烈的遊戲，從不參與的。有時幾個同學正聚在一塊，起勁的閒談着，看見他走近來，談話立刻停止，接着大家便散開了。我知道他的心是怎樣寂寞得難受啊！所以我幾次想設法安慰他，可是終沒有機會。

有一天，他穿了一件華美的衣服，同學們都用着異樣的眼光注視着他。同學中有一位出名頑皮倔強的孩子，名叫郭真的，他彷彿最恨施英，我有時簡直要懷疑同學們對施英的惡意，全是他挑撥出來的。他走近施英，在施英的衣服上撫摸了一下，嘲弄他道：

「多漂亮的衣裳！虧得你的爸爸在日本人底下做官哪！」
同學們哄然大笑起來。笑聲裏顯然是含有毒意的。我這時候才恍然悟到同學們爲什麼這樣讎恨着施英。

施英從座位上站立起來，白皙的臉漲得緋紅，兩眼飽含着晶瑩的淚珠，灰白的嘴唇抖動着，對同學們好似豫備申訴什麼，可是終於沒有說什麼，頹然坐了下去，痛苦地啜泣着。

同學們都悄悄地溜到操場上去，嘴角上還掛着冷笑。後來課堂裏只留着我一個人，我很替他難過，可是終想不出一句適當的安慰話，祇走過去輕輕地拍着他的肩頭。

他擡起頭來望着我，面頰上紛披着淚珠，他嗚咽着說道：

「他們因為我的爸爸在日本人手下當了一個小職員，便恨得我什麼似的，尤其是郭真，他還妒忌着我的功課稍微做得優良些，便趁此機會，挑撥得同學們都不敢理睬我。」

他停頓了好一會，後來彷彿又想起了什麼，又繼續對我說道：「你快別跟我接近，回頭他們會恨你呢。」

我聽了他的一番話，更覺得他可愛，便緊緊地握着他的兩手，眼睛裏也不由自主地滴下淚來。

本星期一的第一堂課，照例是由級任王先生報告上星期中學們的課業成績。他對於施英着實讚賞了一番，說他的字跡比從前更秀美了，作文比從前更通順了。可是對於郭真却繃繃眉頭，說他的功課反而退步了。這一番話引起了郭真的強烈的妒忌和讎恨。

一下課，郭真便走到講壇上，拿起教師寫剩的粉筆頭，在黑板上亂塗：什麼「打倒小漢奸」，「打倒日本人的小走狗」，「打倒……」，差不塗了一黑板。他每寫一句，壇下的同學們便照着喊一句。這真是一種多難堪的侮辱哪！

施英坐在座位上，臉上紅一塊白一塊，嘴唇抖索索的，眼淚快要從眼眶裏跳出來了。我很想阻止這種胡鬧，可是我是個新學

生，自己估量沒有這種力量，只得不开口，站在旁邊眼看着胡鬧的進行。後來我看見施英再也忍耐不住，等他們喊聲稍停時，他站起身來，顫抖着聲音說道：

「這算什麼，我又沒有得罪過你們。你們終有一天會知道我不是那樣的人啊！」

可是同學們却回報他一陣哄然的笑聲。這笑聲似乎更使他難受了！他終於從笑聲中逃了出去。

這天下午的第一堂課是日文，教師便是那掛着仁丹式鬚髭的矮子。你看，日本人的心思多麼狠毒，他們簡直想消滅我們的文字呢。可是我們對於這種怪形怪狀的日文，懷著特別的反感，不，——簡直是痛恨。學了好幾個星期的日文字母，我們全班三

十多個人，沒有一個念得上，我是新生，更弄得莫明其妙了。其實何嘗是我們學不會，只是不願意學罷了。

那矮子一上講壇，便打起不自然的中國話，對我們斷斷續續的說道：

「你們……支那小孩……真笨……今天還不會念……便每人打……二十下重手心……」

他說話時鼓起兩頰，仁丹式的鬍髭更是蹺得高了，模樣非常滑稽，我差一點兒要嗤的一聲笑出來。

他又繼續說道：「快拿出課本來……」

他話還沒有說完，便轉過身去，拿起粉筆，照例在黑板上寫起日本字母來。我們還沒有把那可惡的課本拿出來，只聽見拍的

一聲，有一件東西擊在那矮子的光禿禿的頭上。我定睛看時，講壇上躺着一本我們所痛恨的日文課本，書頁半開着。

那矮子轉過身來，野獸般的向我們咆哮道：

「誰……快自己說出來……」

接着一陣怪可怕的寂寞，便是一枝繡花針掉落在地上也聽得出來，我心裏想這一定是郭真幹的，我偷眼瞥了他一下，只見他臉上現着一副窘相，可是他一動不動的呆坐在那裏。

「你們不說……好……我來查……」

他猴子般的跳下講壇，預備動手檢查我們的課桌抽屜了，這時有一個溫柔的聲音直鑽入我的耳朵：

「是我……」

我轉過頭去，向着聲音發生的地方望去，只見施英站在那裏。顯然這是他說的，可是他的臉上絕沒有慌張的模樣。

「什麼理由？……」又是一聲矮子的咆哮。

「理由很簡單，咱們是大中華民國的孩子，不願意讀這種矮子國的文字。」

施英靜靜地，清晰地一句句的說出，每一句深深地打動着我們的心絃，這是我自己心裏要說的話。

「好！……我去請校長來！……」

那矮子又像猴子般的跳出課堂去了。

郭真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，向施英走去，滿面羞慚，緊握着施英的手，討饒地說道：

「施英，我真對不起你，請原諒我過去的一切！」

施英却默然不作一語，溫柔的眼光注視着郭真，臉上顯露着可愛的微笑，彷彿是在說：

「你終於知道我不是那樣的人了！」

這時，祇知服從日文教師的校長慌慌張張跑來，拉着施英便走。郭真却跳過去攔住校長道：

「不，不，不是他，實在是我幹的。」

「好，那末你也一同跟我去。」

校長不問情由，又急忙拉着郭真，一同到校長室去了。我們都面面相覷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下一天，我看見施英和郭真的座位上空著，心裏說不出的難

受。有的同學說，他們已給日本兵捉去，關在監獄裏；有的說他們已給槍殺了，死得很慘。同學們聽了這個消息，有的嗚嗚咽咽的哭泣著，有的憤怒地痛罵著日本矮子。我彷彿失去了自己的哥哥，差一點幾乎暈了過去。

華啊！我們東北的孩子們真是怎樣的不幸啊！日本人的壓迫一天殘酷一天，可是關內出兵援救我們的消息却一天渺茫一天，我們不知道將來還會遭遇到些什麼啦！

你的朋友清。



未完成的報告書

——第六封信——

華啊：

我真不知該向您怎樣的訴說，一提起筆來，便有幾千種思想幾萬種情緒，一齊在我的腦海裏奔騰，使我無從下筆。

我現在是突然的墮入痛苦的深淵裏了，往下沉，往下沉，彷彿永遠沒有止境似的。我只見四圍都是黑漆漆的，連一星光明的幻影都消滅了。

我在幼小的時候，便失去了慈愛的母親，這是您早已知道的。雖說那時還不知道人世間的悲哀是什麼，可是沒有了母親的溫暖的懷抱，我幼稚的心靈畢竟是枯寂得可憐了！現在我世界上唯一的親愛的人——父親，又給殘忍的日本人奪去了，我從此沒有了指導我的人，保護我的人，愛撫我的人；弱小的我真不知將怎樣的生活下去！——尤其是在這個慘酷殘暴的世界中。

我現在彷彿是迷失在莽林中的羔羊，老羊是已給猛虎攫去了。剩下這孤零零的輾弱無力的羔羊，牠的唯一的能事便是苦苦的哀鳴了。可是哀鳴濟什麼事，還不是遲早終要落在毒蛇惡獸的嘴裏嗎？

我又好似大風暴時海上的一隻小艇，把舵的人已給無情的巨

浪捲去了。天是這樣的黑，風又這樣的緊，小艇的命運還不是傾覆在暴怒的大海嗎？

喲！我這樣幾段沒頭沒腦的話，一定弄得您莫明其妙了。我現在簡直是昏天黑地，說話也毫沒有層次了。我真該把頭腦稍微放冷靜一些，將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訴您：

上一個星期中，我便覺察父親正在忙著幹一件什麼事情。他似乎把自己整個兒浸在那事情裏面，一切都不顧了。便是照例在晚上替我們少年義勇團講國家大勢的事情也推却掉了。

一連幾天晚上，總有五六個朋友聚集在他的書室裏，好像在商議什麼事情，有時大家熱烈地爭辯著，有時却大家靜悄悄的沉默著。我好幾次向他探詢，他總是不在意的說道：

「這不是你們孩子該知道的事情……」

大前天的晚上，我一吃過晚飯，便留在他的書室裏，我是決意要探知他們的祕密了，約莫七點鐘的時候，他的朋友到齊了，有三二個我是認識的。他們叫我退出，我假裝做不聽見。後來父親有些發怒了，把我硬拉出書室。

可是我偷偷地從院子裏溜到書室的窗下，蹲在那裏。他們的談話我可以清晰的聽到，他們却完全沒有覺察我。

「今天晚上，我們該把報告書完全整理好，抄寫好，明天一清早得設法送給國聯調查團。據說國聯調查團明天便要動身離開此地了。」一個響亮的聲音說，語氣非常堅決。

「可是日本偵探狗的鼻子非常靈敏，這幾天不是給抓去了好

許多中國人嗎？只要在國聯調查團住的旅館四周徘徊一下，便會享受日本人的衛生丸……」這聲音說得很輕，彷彿提防給日本鬼子偷聽了去似的。

「我也聽說有一個熟識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的人，在公園中只和中國代表說了幾句普通的問候話，便給日本偵探狗抓了去，至今還不知下落。」又一個聲音附和著。

「據說有一個中國隨員也給抓去，不知現在可曾放出。一個國聯調查團的女祕書的房間，當她外出的時候，給日本偵探狗翻箱倒箧的搜查過。」又是那個輕輕說著的聲音。

「這樣說來，我們送這報告書的方法，倒似乎該鄭重致慮一下。」又是一個聲音說。

「這倒安排好了。我祕密地約好一個火車上的侍者，便是明天國聯調查團乘坐的那輛火車中的侍者，叫他在火車開出這裏時送遞給他們。你們覺得這個方法怎樣？」這是我的父親的說話，聲音非常沉著。

大家都不說什麼話，顯然是默認了我父親的話。

「那末請你整理日本強盜侵入這裏的詳情，……請你整理滿洲國成立這幕把戲的真相，……請你把日本人在各地慘酷地屠殺中國人的詳情抄寫起來……」這又是我親的聲音。

接著是一陣靜寂，只聽見鋼筆尖在紙上颼颼的發響。

隔了不久，突然聽見一陣緊急的敲門聲，我心裏一慌，便站立起來，只見爸爸和幾個朋友慌慌張張的收拾桌上散亂的紙片，

塞在寫字檯底下。

這時大門已給打破，橐，橐，橐，闖進來十來個惡狠狠的日本兵。一個軍官模樣的日本人問道：

「你們每天晚上在這裏鬼鬼祟祟開什麼會？」

可是沒有一聲回答。

「搜！」那軍官咆哮起來。

於是十來個惡狠狠的日本兵彷彿野獸覓食似的，東翻西搜，滿屋子亂找。終於給他們在那寫字檯底下，尋出那一疊紙片。那日本軍官似乎稍微認識些中國字，約略地把紙片翻閱了一下，兇狠的眼光注視著我的父親，嘴角上掛著猶笑，粗暴地喝道：

「這是你們犯罪的證據了！」

「這倒是你們犯罪的證據啦！快拿去消滅了，免得出醜！」
這是我父親的憤怒的回答。

「不必跟他們囑嚇……快拉著他們走！」這是日本軍官的吩咐。

我的父親掙扎著喊道：

「不干他們事，你們捉我一個人去好啦！」

可是我父親的分辯有什麼效力呢？十來個日本兵用盒子炮和槍刺指著我的父親和幾個朋友，強迫著他們出去。

我看了這個情形，便哭叫著衝進門去，死拉住父親，可是日本兵用槍刺把我們分開了。我的父親却對我這樣說：

「在敵人面前哭泣哀求是沒用的！你該牢牢的記住今天，替

你父親……」

我的父親話還沒有說完，却已給日本人拖去了。我的父親便是這樣給抓去的，至今生死莫明。

第二天，我便寄居在一個遠房的叔叔家裏。

我自從失去了親愛的爸爸後，哭得死去活來。便是在寫這封信時，淚珠模糊了兩眼，滴落在信紙上，濕透了信紙，簡直使我寫不下去。爸說：「在敵人面前哭泣是無用的，」可是我想到了從此以後，我祇得孤零零的一個人在這殘酷的世界中掙扎，能不傷心得痛哭起來？

我的叔叔因為我悲傷過度，決意送我到鄉下的一個親戚家裏去。他說換換環境，也許可以使我快樂些。他那裏知道便是快樂

的環境，也醫治不了我的傷痕。可是我不願違拗他的意思，所以大約在三四天後，便要下鄉去了。鄉僻的地方交通不便，所以我今天忍痛寫了這封信，以後也許要長時期不能和你通訊了。

情

少年指導叢書之二

書信指導

祝仲芳編

實價大洋三角

本書是一本完美的書信教本。

全書分上下兩編：上編是寫信方法的指導。凡練習書信時所必須學習的材料，必須明瞭的常識；都有詳盡的說明。下編包含實際應用的書信共十餘類，約卅餘封，兒童閱讀後，足供參考模倣之用。每節之末，有練習的材料；全書之末，有簡易實用的便條和文柬的示範。

二二年五月初版

一個東北孩子寄來的信

全一冊

實價銀二角

著作人 徐亞倩

發行人 徐亞倩

發行所 少年書局

上海蓬萊路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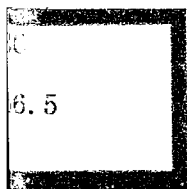
82

28-712



少年書局

446



\$0.20